

■直击真相

## 远离最后那根稻草

○王珍

看到昔日的一位朋友,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三十几岁的人已经稳居一家大公司的中层,正在参评高级职称。虽然笑脸依然谦和、真诚、烂漫,一如刚刚入职的样子,但待人接物格外干练、稳健、自信、从容。他衣冠楚楚,春风满面,不折不扣一个青年才俊的标配。

和我刚认识他时完全不同,那时刚从大学出来工作的他,非常努力、非常勤奋,聪明肯学,个性也蛮纯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就是看他不顺眼,考核标准也仿佛专门为他一个人而设。每当他快达到某个要求的高度时,一定会出现另一个新规,合格线对于他就像水面上的浮标,不管他的业绩水平怎样提高,都无法超越。嘉奖、晋升、加薪,更是与他无缘。

他并没有轻言放弃,只是加倍努力,但他的境况并没有改观。当有一天上司又把他叫

去训话时,他第一次反抗了,反问说自己“这不是那不是”的上司:“可以说点具体的事,举例说明我哪做得不对吗?”习惯于教训他的上司,对他的质疑毫无准备,竟一时无语凝噎。虽然后来不再动不动就训斥他,但他的日子更灰色了。沉闷的气氛中潜伏着剑拔弩张的暗流。周围的人不由得担心,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幸亏就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人生之路才峰回路转。

曾经有个读初三的小朋友和我聊天,他说为了上好学校,天天上学放学都得赶许多路。从家里到地铁站20分钟,乘地铁15分钟,出地铁口到学校20分钟,近1个小时的路程,上学真的很容易迟到。因此,这小朋友常被班主任喊去训话,说都初三了,眼看中考的人生紧要关头还这么不上心,连起码的准时上学都做不到,会有什么好的出息。

他当时心里想,老师你也太狠了,一棍子把人打死呀,谁愿意故意迟到啊?他暗暗发誓,明天决不迟到。不幸的是第二天又迟到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见班主任正脸色铁青地等在那儿,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大有痛打他才能解心头之恨的感觉。他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果然……

其实他真的不是厚脸皮、屡教不改、破罐子破摔的类型,可是老师还在不依不饶,居然还说要把他爸爸叫到学校来。

“这是我自己的事,关我老爸什么事!你懂这意味着什么,我老爸那是什么脾气?我当时一下子火就上来了,真想把老师一脚踹翻,再踩上几脚……”小男生在回忆当时情景的时候,依然有愤愤不平之色。听得我浑身冒虚汗。还好,结局不错——另一位任课老师的出现,及时地灭了火。

上面的两件事如果不是因为出现转机,真的就像导火

索燃到了炸药的边缘。人在濒临崩溃的时候,极有可能成为冲动的魔鬼,一念之差,一步之遥,恶果真的就会不可挽回地降临。

大学时学过一句英语谚语: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back.(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觉得这话真夸张,一根稻草有什么分量?骆驼那么强壮、那么任劳任怨,怎么可能被一根稻草打败?这纯粹是人的矫情啊!

但后来的生活,狠狠地教训了我。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谁不是在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就像稻草一根一根地码放在我们的肩头、心上。一旦重量到达极限,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生命难以承受之轻啊!

曾经有位好朋友,是一位很有才的资深编辑,在他不惑之年突然自杀了。原因竟然是:想评职称但英语考试没过,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孩子的学

习成绩一直不好……听着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不是不能解决的难题啊!但就是这些轻轻的稻草压垮了他正当壮年的生命。

这件事曾经让我自责了很久,因为在他来向我讨教英语时,我没有很好地鼓励他,也没有耐心地教过他;有几次他想找我聊天,我也因为太忙而没有很好地理会他。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做了那个添加最后一根稻草的人?

其实,有的压力只有自知,别人真的不会那么懂你。所以,在最后一根稻草到来之前,只有自己能卸下自身所背负的稻草。真的,人又不是傻骆驼,何苦一定要硬扛着、撑着呢?

有一点很重要,一定不要去做添加最后那根稻草的人,因为生命经不起试验。而这真的需要一双温柔的眼睛,以及一颗善解人意的心灵。

■微型小说

## 兄弟

○农华

明和智是同学,同进一个单位,又一起下乡扶过贫,同一批入的党,是不分彼此的好兄弟。

一次,明到外地出差,父亲突然病倒,只能向智求援,智二话不说带明的父亲办理入院手续,就像伺候亲爹一样帮着护理明的父亲。

局里有个科长的缺儿,智想争取一下,四处找人活动。当场被明教训,要干事,就得光明正大!

最终入围的人选是明和智,智玩味地看了一眼明。经层层考核,智最终胜出。

没几年,局长要调离,已是副局长的智蠢蠢欲动,经常神出鬼没。明看出苗头找智理论说,你想进步我支持,万不能搞搞暗箱操作,纪委不是吃素的!

两人不欢而散,好在智有人鼎力相助,终于如愿以偿。

撤县改市之际,新市委班子调整,智赫然在列。关键时刻有人举报,说智拉帮结派搞不正之风。上面来查不属实,智没受任何影响,又当上了副市长。几年后一路高歌荣升市长、市委书记。一时间,风光无限。

智春风得意没多久,便去了一个最不愿意去的陌生地方。昔日那些山盟海誓的哥们和兄弟没有一个来看他,在焦急的等待中,他看到了明。

为什么来看我?智很激动。

我们是兄弟!

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啊!随后,智低头红着脸说,当年我采用了非常规操作,才挤掉你当上了科长!

我当然知道。

你不记恨我?

当然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房间里静了下来,许久,智流着眼泪说,我对不起年迈的父母,他们……

他们很好,有我呢!明的脸上格外平静。

智的眼泪就像掉了线的珠子,不停滚落……

■百姓故事

## 惊见“气功大师”

○老还童

那年冬天在外地开完一个会,急着赶到杭州参加另一个会,搭便车匆匆启程。谁料汽车刚进杭州市区,就在西湖白堤锦带桥上,与疾驰的一辆普桑迎面猛撞,我乘坐的奥迪挡风玻璃呈蛛网状,左前轮只剩下钢毂,车门全部变形,人被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路人围上来,有的报警,有人敲碎车窗玻璃,把我们逐个拉到车外。到医院检查,我背部震断了2根肋骨,其中一根已略有错位。医生说,肋骨骨折,未危及内脏就不算大伤。但这骨折不能用夹板固定,只能用绷带将胸部“五花大绑”,感觉犹如“紧身衣”,行动不便、呼吸困难。我不愿穿“紧身衣”,就选择自然静养。

其根本根本无法静养:平躺痛得要命,俯卧喘不过气来,久坐又累得发晕,白天黑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尽管我平时自

诩“定力过人”,此时也痛得方寸大乱。

正当我烦躁不安时,一位来探望的朋友说,他可以推荐一位气功大师,其功力非凡,有妙手回春之术,定能帮我解除痛苦。

我素来不相信各种真假假的大师,更抗拒被大师们当作印证功力的“小白鼠”。朋友热心劝说:这位大师功力深厚,据说曾到少林寺拜过师,后又得异人传授,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家里墙上挂满了患者送的“妙手回春”“手到病除”“神功盖世”之类的锦旗。像此类普通骨折内伤,只要他肯出手,虽不敢说手到病除,但肯定能减轻痛苦。大师在某单位当领导,平时超忙,一般人请不动他。朋友自称与大师颇有交情,愿意帮我去邀大师。我尚在犹疑,家人看我疼痛受苦,力劝我不可拂了朋友好意,我只

能默然不语了。

次日一早,热心朋友陪着大师匆匆赶来,一进家门,我与大师同时惊呼:“是你?!”谁都想不到,这位大师竟是我几十年前的室友。

时逢“文革”后期,那时我们同在浙北山区某单位共事,同寝室4名室友:比我大10多岁的W是出生在香港、上世纪50年代末回内地定居的桥梁工程师;比我大5岁的H从某中专学校毕业不久,担任技术员;比我大1岁的T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返城后当了名机床工,与我在一个车间。

四人的家都在外地,其时交通不便,周末方可回家。同室5年,除了上班,其他时间朝夕相处,相互之间没有秘密。

那时电视尚未普及,业余时间亦无别的娱乐方式,四人皆以看书消磨时光。W与H主要看技术业务书籍,整日沉浸

在“隧道设计限界”“线路病害整治”等技术问题上。我机缘巧合,经人引荐于七旬老中医许翁门下,在老人家指点下,苦读《汤头歌诀白话解》《濒湖脉学白话解》《药性赋》等中医经典,初窥望闻问切的奥妙。

T兄热衷政治学习,经常向车间书记借阅《红旗》杂志,每天必读《人民日报》,还买来许多马列原著,划上各种颜色的条条杠杠。他对W、H二人“只专不红”深表惋惜,对我业余中医更是嗤之以鼻。

T兄脸部表情丰富生动,瞬息之间会“变脸”,被人背后称作“戏精”。比如大家一起出门散步,远远看到有熟人过来,正面相遇时,随意点头打个招呼。他却不然,明明早已看到对方,到了近处却装作刚刚看到,嘴里瞬间发出惊诧之声,然后紧握对方双手,脸上堆起集惊诧、欣喜和激动于一体的表

情,经常将一次偶然路遇表演成一曲“他乡遇故知”的惊喜戏码。开始大家都认为他重情义,待人热情,次数多了,大家都怕享受他的“热情”,离老远就选择尽量回避。

但他的刻苦学习和“热情表演”终获领导欢心:先是调离生产一线,当了机关干部,后来又调往省城。随后几年中,曾听闻他仕途亨通的消息。但我懒散啊,分离20多年从未想过与他主动联系,没料到重逢时,他居然已成了“气功大师”!

我回忆往事的短暂几分钟里,T大师很尴尬。最终他没出手为我治病,我自然也不敢接受他的气功治疗。为破解尴尬,我急中生智,强忍疼痛起身,学着他当年见熟人的套路,紧握他的双手,脸上堆起集惊诧、欣喜和激动于一体的表情,嘴里发出“见你真是意外惊喜”的感叹……

■思想随笔

## 晚霞落下是朝霞

○朱振国

王逸平,55岁年华,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面前是一支没有生效的止痛剂。遵照上我们看到了他清瘦、坚毅的脸庞,还有双眸中流露的一丝苦涩,一分埋在双颊褶皱间的忧伤。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中宣部追授他为时代楷模的大会上,许多场内与场外的观众无不泪奔,我也是。王逸平研发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已在全国5000多家医院临床应用,药量的销售额已突破200亿元,泽被1500多万人的生命。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另一种在研的新药尚未走向市场,主人英年早逝。纠缠王逸平的是一般人难以叫出名称却又不能治愈的“克罗恩”病,病魔折磨他整整25年,最终以偷袭的方式把他击倒在岗位上。

刚好在追授大会前几天,有一家权威的媒体刊出一篇与王逸平的事迹形成巨大反差的新闻述评,里面谈及近期国家发改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关于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这失信行为包括:采取贿赂、造假或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科研项目;抄袭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套取、转移、挪用、贪污科研经费、谋取私利等。过去一般人以为科学、科学家、科研机构几乎可以与实事求是、探索奋斗、无私奉献画上等号,现在竟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溃瘍”,需国家动用多个部门联合围堵治理这些学术不端、科研腐败,力度超过经济领域对失信者(俗称老赖)的惩罚,试想:41个部门光公章就得盖满2张A4纸。

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老一辈人,曾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而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已今非昔比,从2013年起已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二,2017年达17606.1亿。据有关方面评估,中国科研经费一路“跑冒滴漏”,成果转化率仅为百分之十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四分之一都不到。呜呼!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时

代,总有偷安者,又有奋斗者;有苟且者,又有理想主义者;有自私者,又有为国为民的奉献者。时代楷模王逸平属于后者。他研发新药,用严苛二字才得当,他尝试了许多国家没有明确要求的研宄,其中第一个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平板试验检验疗效,完全是自加压力,为的是确保用药的安全可控。现在网上把一些教授称为“叫授”,不知他们叫的是什公?叫苦?叫穷?叫经费不足?叫怀才不遇?他们大呼小叫,就不知道向困难叫板,向领先国家叫板,向科技的巅峰叫板。事实证明,“三观”不正,信仰缺失,再加监管失范,再优越的条件,再肥得流油的经费,都会化为一堆腐土,滋生大大小小的蛆虫。

这是一本难以卒读的日记,王逸平在那本工作手册上记下了他与“克罗恩”病搏斗的点点滴滴:这个免疫系统无法治愈的疾病2009年病情变得严重,疼痛42次,便血6次,头晕、腹泻不胜累计。他的体重常年不过百斤,好多次在外出差时突然发病,腹部痉挛剧痛,便血虚脱。他瞒着药物所的许多人,独自煎熬,只为向着设定的目标继续前进。他最后突然倒下,是一种油尽灯草枯的终极衰亡,是生命之弦不能承受之重的最后断裂。

人间重晚晴,王逸平爱晚霞。一位曾一同去法国出差的同事回忆,那天在下榻旅馆的阳台上,面对着地中海远处如火红晚霞,王逸平又谈到了对新药研发成功的理解,提出只有做出临床医生首选的药,才算真正的成功。这时日益衰弱的他,或许已感知到了病魔死缠的无望,夕阳逼近的苍凉,因而一吐这番感怀。“再有十年时间,我还想再做出两个新药。”离世前最后的七天,他这么对妻子说。王逸平追悼大会的傍晚,同事们走到室外,讶异地看到了满天晚霞,一位前领导在朋友圈如此留言:“你为苍生谋福,历尽艰辛,又将彩霞般的灿烂笑容留下来陪伴我们,我们会在有晚霞的时候来看你。”

晚霞落下是朝霞。奋斗者不朽,为生民立命者不死。

■真情流淌

## 底气

○杨松华

周末去了乡下,村里一位高寿高人去世了

幸好,还有几位老人健在

我每次回乡下,看见他们

心里便有了底气

他们是一群,离不开村庄的人

也从未打算,离村远住

他们照看了村庄

是村庄最后底气的守护者

村庄困了他们,有了底气

我想村庄从未孤独过

有花有草、有鸡有狗

还有这几个自称老家伙的守护者

忠愚的固守

偶尔有年轻人从远方来

更坚实了村庄的底气

老家伙洋洋得意了不是

## 千古痴情桃叶渡

○刘汉杰

夜色中的秦淮河畔

流淌着六朝古都历史芳香

十里秦淮每盏灯火

都飘飞着脂粉香的诗文佳话

桃叶,桃叶渡

王献之与桃叶姑娘的爱情故事

将爱恋酿成一坛美酒

酒的名字叫千古痴情

从此,东晋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

桃叶渡成为爱情渡口

把一对对情侣渡到情天爱海

成为抵达眷恋惜别的爱情经典码头

今晚,桃叶渡桃花盛开

爱情圣地灯火辉煌

一对痴侣来此顶礼膜拜

到桃叶渡作一生爱的洗礼